

法蘭西第五共和新階段之前瞻

齊示右

壹

法國新任總統吉斯嘉在戴高樂總統及龐畢度總統任內，迄已担任財政部長暨財政經濟部長多年，彼對法國當前之財經內政及外交等問題均有深刻之認識，對法國制度之矛盾，政黨間之傾軋亦瞭如掌指。況彼在戴高樂總統任內因公表示不願對戴高樂將軍作盲從無條件之支持，故其在政府多數黨派範圍內，迄為戴高樂派之民主共和同盟攻擊目標，彼於當選接替龐畢度後，當知民主共和同盟方面雖因種種關係，不便斷然反對其政策，但亦不會對彼作毫無保留之支持。吉斯嘉年僅四十八歲，且素懷壯志，彼為穩定其今後之地位與權威，初時因受限於目前國會之組成，或對民主共和同盟須先加以應付，但最後勢必從制度上找尋辦法，以免再有龐畢度任內捉襟見肘，處處受限情事之重演。

民主共和同盟并非一般性之普通政黨。該同盟之結合既無共同理論思想或共同之政治綱領，亦非某一社會階層勢力之聯合，而為一個由來自社會各階層之各種不同政治思想人士，專為支持戴高樂將軍政治行動所成立之大結合，是以該同盟以戴高樂將軍為領導中心，在組織中僅設秘書長一人，而不另設主席職位。在組成上，民主共和同盟雖以第四共和時代之戴高樂派政黨「法蘭西人民聯盟」之嫡系同志為基本，但亦擴及各黨派及各社會階層人物，如極左派之政界耆老寇特（Pierre COT），出身托派之魯賽（David ROUSSET），思想左傾、主張勞工參加工業生產管理制度之賈辟堂教授（Prof. René CAPITANT）與瓦隆（Louis VALLON），職業外交官出身之墨維爾（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裴爾飛特（Alain PEYREFITTE），行政人員出身之麥斯邁·田彭（Maurice PAPON），實業鉅子達索（Marcel DASSAULT），以及原隸屬人民共和運動、激進社會黨或溫和派人士等等。而自戰後開始追隨戴高樂將軍之龐畢度，雖在第四共和時代亦曾負責為法蘭西人民聯盟籌劃選舉經費，但在渠出任首揆職務之前

，却從未參加戴高樂派之政黨，至彼於一九六二年加入民主共和同盟，僅在以首揆身份參加該同盟之領導階層，藉機鞏固其在戴高樂派政黨內之地位①。

及至戴高樂將軍辭去總統職務後，民主共和同盟中部分死硬派份子與左翼人士，一方面因憤於人民放棄對戴高樂將軍之擁戴，另一方面因感於龐畢度與吉斯嘉不僅在公民複決投票未能積極支持戴高樂意見，且有爭取時間、暗中從事反對活動之嫌，況龐畢度在競選中所表露之外交意向，違反戴高樂之傳統路線，竟仍能獲得民主共和同盟之助選，故彼等經先後脫離民主共和同盟。殊不知民主共和同盟於一九六九年支持龐畢度選舉總統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民主共和同盟之成立，如上述所言，旨在聯合各界人士，支持戴高樂將軍之政治行動，故其任務當不會從事國家領導人物之培植，該同盟除由戴高樂將軍為精神領導外，雖亦有戴布瑞、墨維爾、麥斯邁等人為組織上之砥柱，但却缺少能受人民廣泛擁護之領袖人才。況戴高樂之辭職事出突然，使雄心勃勃投靠戴高樂派之法國政界元老傅爾措手不及，而代總統波爾（Alain POHER）在中間派反對黨支持下，出馬競選，民主共和同盟在不願放棄戴高樂之政治成果，唯有接受提名能贏得政府黨其他派系及分化中間派之龐畢度競選。當然，後者本人之苦心佈署，如結納獨立共和派領袖吉斯嘉與進步暨現代民主派領袖杜哈美（Jacques DUHAMEL），利用席阿克建立其在民主共和同盟內部之勢力，及利誘夏本德瑪，許以首揆職位，用以抵制戴布瑞、墨維爾等人之攻擊等，皆為促其成功不可或缺之條件。

事實上，自龐畢度當選後，民主共和同盟方面迄未放鬆對龐畢度之壓制，同時另一方面在謀求對策，期能一旦在龐畢度手中收回政權，重建戴高樂正統，奈適當人選難求，至夏本德瑪與龐畢度反目被迫辭職，遂即與戴布瑞結成一體，積極作繼承龐畢度之佈署準備。

在龐畢度總統逝世消息傳出後，夏本德瑪旋即公開聲明其欲競選繼承之立場。彼之企圖雖得到戴布瑞及民主共和同盟秘書長桑格奈提（Alexandre

SANGUINETTI) 等人之絕對支持，獲得同盟中央之通過。但龐畢度派人士亦隨即表示反對。彼等以左派採用聯合競選為藉口，指出如政府派各黨不能集中選舉力量，紛紛提名候選人，則勢必失敗，而促成社會黨第一書記米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之當選。內政部長席拉克更以各省府送交之民意推測報告為依據，要求麥斯邁出馬。旋復聯合國會議員發表四十三人宣言，向政府派各黨發出呼籲。并獲麥斯邁之首肯，接受為維護第五共和之傳統而奮鬥。卒因夏本德瑪之堅持，阻使政府各政黨不能達成協議而作罷。不意反促成非戴高樂派份子吉斯嘉之當選，結束民主共和同盟對法國政治之壟斷地位，使第五共和進入一個新階段。

貳

在本次總統選舉中，候選人雖有十二名之多^②，但其中有能力一爭雌雄者，亦只不過米特朗、夏本德瑪與吉斯嘉三人而已。尤其是社會黨第一書記米特朗為爭取政權竟能促成近數十年所罕見之法國左派政治力量大團結，獲得毛派以外全國各左派勢力之聯合提名，故其對此次總統之繼承戰，大有勢在必得之決心。事實上，法國當時之情況確亦對左派之競選有利。戴高樂將軍自一九五八年主政後，已使其徒衆佔據法國政壇達十六年之久，較之政潮起伏變化萬象之第四共和之壽命尚長三年，人民對其日久生厭心情之滋生，實無可避免。況經濟混亂與通貨膨脹之尖銳化導致社會秩序嚴重不安，人民對執政各黨派不滿情緒之增強，亦為必然現象。此外，米特朗此次所遭遇之對手已不再是其於一九六五年總統選舉時所遇到之民族英雄戴高樂將軍，更何況政府各黨自各提名候選人，使勢力分散，無形削弱對米特朗之抗拒力量。法國共產黨與社會黨之選舉力量甚為穩定。其所能獲得選票之總和約在百分之三十八到四十之間。在近半世紀以來法國所舉行之大選中，左派雖曾多次採行一致聯合競選，但亦僅在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及一九五六年三次選舉中贏得多數，而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五六年兩次勝利之絕對性尚不能使人一致公認。鑒於此，米特朗於獲得共產黨與工會人士之絕對支持後，盡全力爭取約佔法國全部選民百分之十四左右之遊離選票，并公開表示不論其當選後能否在國會內建立多數勢力，彼必能遵循憲法規定而不與之抵觸。米特朗如此表示實旨在藉維護憲統，以平息遊離選票因其容納法共而產生之恐懼，

同時期能藉此爭取戴高樂派中左翼偏激份子之支持。

夏本德瑪雖早有準備，但其所具備之條件實不充份。彼在担任國會眾議院議長時，對各黨議員應付得體，在黨內外頗具人緣，因此而獲得龐畢度總統之垂青，委以首揆，但遭致戴高樂嫡派之不諒解。至渠與龐畢度、吉斯嘉反目後再與戴布瑞等嫡系份子結合，致不再為中間派人士所喜好。在開始時，彼以政府黨間唯一能擊敗米特朗者自居，到處宣揚，期擊潰席拉克、麥斯邁之異調，進而阻止吉斯嘉之競選。奈米特朗不以其為對手，致吉斯嘉得龐畢度派暗中支持參加競選後，更使夏本德瑪之實力在各大民意測驗中頻頻退却。旋彼修正競選方式，專事攻擊吉斯嘉為能事，期先贏得在五月十九日第二次投票中之候選資格^③，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仍在五月五日第一次投票中遭淘汰，迫使民主共和同盟在不願放棄對今後法國政治之牽制作用，飲恨支持吉斯嘉，抵制向以反對戴高樂政策，而在左派奠定領導地位之米特朗。

獨立共和派主席吉斯嘉乃法國政界之一顆新彗，彼年輕力壯，且深具政治頭腦，雖雄心勃勃早有問鼎之意，但在 一九六九年時自知羽翼未豐，故暫退居龐畢度羽翼之下。在戴高樂及龐畢度時代，獨立共和派在吉斯嘉領導下，雖迄為政府多數黨派之一基本成員，却公開表示其對政府僅作理智之支持，且不時由其親信、獨立共和派秘書長薄奈托夫斯基 (Michel Poniatowski) 批評指責政府政策，表現其對政府之獨立自主立場。此外更成立獨立共和派之青年組織培植勢力。吉斯嘉曾頗得龐畢度之扶植，但後者却亦別有用心，另如龐畢度總統在其去世前之最後一次改組政府時，以席拉克出任內政部長，取代原任獨立共和派黨籍之馬斯蘭 (Raymond Marcellin)，雖說在馬斯蘭任內曾發生治安人員竊聽「受束縛之鴨子」(Le Canard Enchaîné) 週刊事件，引起輿論之不滿，但龐畢度之主要目的恐仍在命席拉克籌備年內舉行之地方選舉，俾以親信子弟從基層取代戴高樂嫡系之勢力，并抵制左派之膨脹，奈天不假年，使席拉克努力之成就——如席拉克確獲有成就的話——成為其投靠吉斯嘉之嫁妝。

根據 IFOP 於競選初期首次公布之民意測驗結果，人民投票意志之表達，證明夏本德瑪與吉斯嘉兩之可能得票量甚為接近，由夏本德瑪領先百分之一。但經三週之競選活動後，如何能使吉斯嘉戰勝夏本德瑪，且復在第二次

投票時擊敗米特朗？事實上，法國人民在首次接受有關投票意向之民意測驗時曾受有嚴重之錯覺影響。在四月十五日之另一項民意測驗中，法國人民認為吉斯嘉遠較夏本德瑪聰慧，嚴肅，誠懇，不自私，有能力及適於解決目前法國所遭遇之主要困難問題。換言之，在法人心目中，不論是在學識、技能、道德抑或待人各方面着眼，吉斯嘉均優於夏本德瑪，而另一方面吉斯嘉亦較後者易於實現對中間派政黨之接近。奈當時選民受夏本德瑪宣傳之錯覺影響，認為既然夏本德瑪較吉斯嘉更適於抵制米特朗，則不如捨吉斯嘉而支持夏本德瑪，俾免使選票喪失作用。此種錯覺想法本很可能維持至第一次投票之時，如四月十五日之民意測驗結果不及時公布於報端，自始使人民校正錯覺，亦使夏本德瑪失去當選之機會。此外，夏本德瑪宣傳主題選擇之錯誤，亦為其失敗之致命傷。第一，彼強調其為擊敗米特朗之最適當人選，此點因民意調查之公布而不能成立；其次，彼盡量表揚其担任首揆時採行之社會政策，殊不知候選人中非只吉斯嘉一人，而米特朗之社會福利政策遠較夏本德瑪積極，使後者之宣傳無法發生打動選民之功能。至在競選之最後一週中夏本德瑪復以中間份子自居，呼籲支持渠當選可避免在左右派間作抉擇。奈法國輿論一向將民主共和同盟及其領導人士列入右派，而吉斯嘉之政見與中間派者亦較接近，此一事實不僅不能因其一語而改變，反之使選民感到夏本德瑪缺乏政治家應有之坦誠態度。

在民主共和同盟首肯支持吉斯嘉競選後，使渠擁有與米特朗等量之基本選票，是以該兩人在第二次投票爭奪戰中之對象則為百分之十四之遊離選票。由此可以看出不論孰人當選，其二人所得選票決不會有顯著之差距。所謂遊離選票，亦即謂該批選民既無政治成見，也沒有傳統之政治背景，至於彼等之投票選擇，完全看當時之興之所致。在五月五日第一次投票時，可能會經棄權，亦可能支持任何一位候選人，甚或已將選票投給吉斯嘉或米特朗，但這却不能說明彼等投票意向已有抉擇。況彼等既非來自成見頗深之勞工階層，故對社會福利之要求并不絕對激烈，反之對候選人之風度與個人條件則更感關切。在民意調查中，法國選民雖普遍承認米特朗較吉斯嘉更關切人民生活，但吉斯嘉之個人條件，不論是風度、學識、作風與道德修養，在選民之心目中均遠勝於其對手。在五月十日舉行之吉斯嘉與米特朗電視現場政見辯論後，SOPRES 公司之民意測驗結果，指出多數法人皆認為吉斯嘉遠較

其對手更具担任總統之才幹。加之吉斯嘉善於運用人民對共產黨政之恐懼心理，迫米特朗承認其當選後之政策將受與法共所締結共同政綱之約束。況外傳米特朗於當選後將容六名法共黨員參加政府，引使資金外流現象產生，此對法國選民心理當不無威脅，進而助長吉斯嘉當選之機會。

叁

五月十九日之投票，使吉斯嘉以百分之五十點八對百分之四十九點二之選票領先左派共同候選人米特朗，當選為第五共和之第四任總統。在表面上看來，吉斯嘉在此次選舉中所得之優勢甚為脆弱，且投票結果將法國分成幾為等勢之兩半，惟此并非顯示法國人民在政治上已分裂成水火不相容之兩部分。目前不僅在眾多西方民主大國之政黨政治中均見有同樣之現象產生，即在法國於一九六五年總統選舉時，亦有類似之投票結果，只不過當時戴高樂將軍與米特朗所得選票之差距較大而已。此外，如再從另一角度來說，在此情形下，政府效能之發揮，遠較第四共和時代或今日義大利之聯合內閣更具功能。況強大之反對力量也可能對政府發生監督作用，使執政者隨時均需提高警惕。在選舉前之各種跡象表露，吉斯嘉對反對意見頗予注意，其今後不致繼承龐畢度排斥異見之作風，彼於競選中接受「世界報」(Le Monde)記者訪問時即表明：「渠認為在國家發生重大事件，尤其是外交問題時，總統應與反對黨領袖交換意見，同時政府在採取某些措施時，需要瞭解反對黨人士之想法，諸如彼等之反應與不安之情緒，如此可使反對勢力參加國家政治。」④如果吉斯嘉今後之作風真能遵循其上述意見，其必能贏得反對勢力之推崇，又何懼今日得票之多寡。

其實吉斯嘉當選總統後最感頭痛、亦最難應付之問題，尚不是如何平息反對黨之指責，而是將如何穿戴這套為戴高樂將軍所訂製之胃甲。彼當然可遵循龐畢度總統所使用之策略，使其自己成為國會內多數派政黨勢力之新領導。遠在第一次投票舉行前，民主共和同盟內部即已有人以公開支持麥斯邁而暗投吉斯嘉之手法反對夏本德瑪，至吉斯嘉就任總統，該同盟之大部眾議員當更不願置個人政治前途於不顧，而追戀對過去之嚮往。此一現象當可助吉斯嘉建立其實力，孤立少數戴高樂派之死硬宗徒如戴布瑞、墨維爾等人，使彼等逐漸喪失影響力。目前吉斯嘉似在朝此方向推進，彼在開議對其選

舉之支持及選年輕有爲才俊之藉口下，任命席拉克爲首揆，并拉改革派中民主中心主席勒卡芮（Jean LECANUET）與激進社會黨主席塞爾萬史衛伯（J.-J. SERVAN-SCHREIBER）參加政府，使其在國會中之多數，從龐畢度總統原有之包括民主共和同盟，獨立共和派與中間右派之多數集團，擴大及改革派。但由於渠任命其得力親信薄奈托夫斯基爲新政府之唯一國務委員（Ministre d'Etat）并兼內政部長，以掌握地方行政，使人感到彼在企圖把持地方政府，藉以佈署今後之各項選舉，一方面奠定其在民衆間之地位，同時亦期培植其在議會間之多數勢力。蓋吉斯嘉當會瞭解其嫡系政黨之實力尚弱，而民主共和同盟在今日國會中仍爲實力雄厚之第一大黨，而彼之出身又與龐畢度不同，政見亦不盡同於戴高樂路線，當不便像龐畢度一樣，再以戴高樂將軍之繼承人身份自相標榜，或以維護戴高樂政治遺產之理由，迫使民主共和同盟就範。況龐畢度當時運用并非得心應手，反而時受約制。至於目前民主共和同盟對政府之支持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并非接受毫無保留之持久合作，何況該同盟鑒於在新政府中已喪失過去之地位，且戴高樂派舊人均被擠除，加之感到吉斯嘉起用席拉克似在爭取該同盟之新進份子，蓄意分化，對吉斯嘉總統已有不滿之表露。此外，如改革派之塞爾萬史衛伯與勒卡芮亦皆非願久居人下之士，彼等之政見不論在核子試爆、以及外交方面均與民主共和同盟之有關意見互不相容，況目前勒卡芮在企圖成立中間派勢力之聯盟，作爲其政治活動之後盾。吉斯嘉總統今日之新多數派勢力，在數字上看雖較龐畢度者爲雄厚，但實質上則非單純持久之多數，僅可供一時之需而已。

吉斯嘉總統於競選時曾公開表示贊成總統制之政體及主張修改國會議員之選舉法，俾使少數意見能有代表參加國會發表意見之機會，因使人們意會到彼將會從此方面下手，將戴高樂將軍之胃甲修改成爲其合身之戎裝。惟在修改選舉法方面，如僅改用比例選舉制，雖可劃分中間派及右派政黨，但亦必使共產黨與社會黨在國會之勢力膨脹，結果重返第四共和之政黨體制。如改採類似西德之由比例制與小選區制之配合辦法，則恐吉斯嘉總統一時欠缺有足夠聲望之得力助手出面領導競選。至於改建總統制問題，當更不簡單，法國政黨組織與美國者不同，在有組織黨紀之反對黨存在下，若非總統在國會中擁有絕對多數之支持，否則純美國式之總統制將使法國政治陷於停頓。

不論吉斯嘉今後將如何設法來奠定其領導，其欲直接領導國家政治之意志則已表現無遺。在新政府之人事安排上，彼以非政治人物之專家担任外交、財經與教育三部部長，更證實彼欲從事直接指揮。在外交方面，吉斯嘉之政見與龐畢度者相同，對歐洲政策，彼於四月二十日在盧森堡廣播暨電視台發表演說時，曾說明其歐洲政策即近年來法國所推行之外交政策。在法國輪值歐洲共同組織部長會議主席期間，彼當會建議可行之日程，俾在一九八〇年順利達成歐洲聯盟。旋吉斯嘉對「世界報」記者表示⑤其對歐洲之構想，頗接近「邦聯」式（type confédéral），換言之，即由彼此間之接近，首先共同處理政治，嗣再逐步推進邦聯制度。并在適當時間，修改選舉辦法，使歐洲議會能由直接選舉產生。吉斯嘉之邦聯式構想當會贏得改革派之喝彩，甚至獲得左派之同意，但很可能在民主共和同盟方面遭到困難，引起用字上之爭辯。亦因此，龐畢度總統在其有生之年迄避免使用「邦聯」一名詞，而選用定義含混之「聯盟」一詞。

關於與美國之關係，吉斯嘉認爲歐洲必須逐漸確立一種方式，使北大西洋聯盟在均衡之基礎上達成自立之目標，同時由於法國在歐洲之地位，故在這項發展中應担任重要角色。彼於四月十九日在Strasbourg演說時復說明：「法國可爲美國之夥友，亦應成爲其夥友，但法國不能成爲任何人之從屬，獨立及與歐洲有連帶責任之法國應爲一個強有力之法國。」彼對比國「晚報」（Le Soir）記者發言時⑥更申明：「結成政治聯盟之歐洲，應在防禦、貨幣、外交及文化各方面，對外表現其獨立。」至於彼與「世界報」記者談話時另再堅申：「沒有任何理由必須與美國建立一個強制性之諮商制度，余不瞭解爲何目前要建立此一制度。當然吾人成立有新聞及諮詢體制，但決不是強制吾人之組織。」惟吉斯嘉另承認法美在兩國總統兩度會晤期間⑦基平等原則所建立之良好夥友關係，亦表示依此前例覓求與美國之新關係。視此，法國新總統之立場仍本龐畢度所厘訂之途徑，實非勒卡芮等中間派人士所樂從之積極路線。

在對東歐關係方面，新總統一再表明其自始即贊同與東方集團從事和解與合作。對中東方面，彼曾聲明法國必須繼續爲中東之持久和平而努力，但

亦強調和平必須尊重國家之統一與安全，且在該區內之和平不僅有賴於強國間之理解，更有賴於當地人民間之理解。彼復表示法國決不在該區域內採取任何有助於軍備競賽之政策，但如對某些盟友從事軍備之讓與，則必以維持均勢為原則。此外，吉斯嘉總統將繼續第五共和之傳統，對第三世界之國家予以合作方式之援助。

對國防問題，吉斯嘉曾明白指出法國將繼續為建立其核子武力之努力。彼認為目前無任何其他替代之方式，亦認為歐洲終有一日可以自衛。因此彼主張應繼續核子試爆，俾儘早能進入地下試爆之階段。惟此項政策為左派及激進社會黨主席塞爾萬史衛伯所嚴厲反對⑧，如吉斯嘉總統遵循預定之試爆計劃，勢必立即會影響到其政府新多數派間之團結。至於法國對國際裁軍會議之態度問題，新總統仍拒絕參加該類會議，但亦表示如國際間可能達成協定時，法國將願減縮其軍火外銷量。

在財、經政策方面，新總統當會從四方面積極從事平抑通貨膨脹之危機，如運用在國家預算及資金上所能發揮傳統辦法；加強使用契約式措施協議厘訂物價，而不採用政府武斷之限價辦法；徵求國民之團結合作以減輕對收入增加之要求；以及增進歐洲政策之協調。此外更得藉重歐洲夥伴間之協商，建立彼此間貨幣上之雙邊關係，或重新厘訂彼此間貨幣浮動之新幅度，以求貨幣之穩定。至於在社會方面，吉斯嘉總統特別關心低薪階級待遇之調整與增加就職機會。此類問題確為一般國民所最關切者，惟目前新總統為應付諸此問題所擁有之籌碼并非充裕。吉斯嘉在贏得此次總統選舉後，并不能就此鬆弛。反之彼正開始一項障礙賽跑，不但須遇水架橋且更需爭取時間。雖為奠定其今後之地位，最上之策莫如全國人民之廣泛支持，其在新政府成立後，創例在電視發表演說，一方面向人民介紹每一部長，同時更在表示其政治公開之新作風。奈在民間建立永固之基礎非一日之功可成，為處理當前急迫之棘手問題，這位被美國人一向譽為法國電腦之新總統，尚需首先在國會間設法週旋。至於修整戎裝問題，恐必得留來日再求辦法。

最後，作者藉機說明，法國新總統復姓吉斯嘉·戴斯亨（GISCARD d'ESTAING），其父Edmond GISCARD d'ESTAING原單姓“GISCARD”，至一九二二年始經政府明令准其在原姓上冠以貴族姓氏“d'ESTAING”，因此吾人在翻譯不宜僅以戴斯亨稱之。復因法人習慣在稱呼新總統派之份子

時均稱為“giscardiens”，故吾人為方便計，故將其姓名譯作吉斯嘉稱之。

註①：請參閱齊祐著：「法蘭西第五共和總統職權」，淡江學報（區域研究部門），一九七二年。

註②：憲法會議經審查後，於四月十八日公布總統候選人名單，其中除米特朗、夏本德瑪及吉斯嘉外，尚有Jean ROYER, Arlette LAGUIER 女士、René DUMONT, Jean-Marie LE PIN, Emile MULLER, Bertrand RENOUVIN, Jean-Claude SEBAG, Guy HERAUD 及毛派份子Alain KRIVINE 九人。

註③：依憲法規定，法國總統由全民直接普選產生，在第一次投票中如無候選人獲得過半數之選票當選時，則於十五日舉行第二次投票；在第二次投票時，則以普通多數當選，除自動退出者外，由在第一次投票中獲得選票最多之前兩名為候選人。

註④：請參閱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之Le Monde 報。

註⑤：請參閱註④。

註⑥：請參閱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之比京Le Soir 報。

註⑦：法前總統龐畢度與美總統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至十四日在Acores會晤，復於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在Reykjavik 地方會晤。

註⑧：由於塞爾萬史衛伯公開反對由吉斯嘉總統公布之一項即將舉行之核子試爆，席拉克首揆以塞爾萬史衛伯之行爲違反政府團結一致之基本原則，遂即提請總統於六月九日晚免除其改革部部長之職務。

鄧公玄著：

政治藝術論

（人文庫）

人生價值論

重版了！

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